

佩恩先生

MONSIEUR

PAIN

Bolaño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朱景冬 译

文景

Horizon

人民文学出版社

Roberto Bolaño

MONSIEUR
PAIN

佩恩先生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朱景冬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佩恩先生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朱景冬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陈欢欢
营销编辑：杨 朗
装帧设计：陆智昌
美术编辑：安克晨

出 品 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125 字数：82,000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2.00元
ISBN：978-7-208-15628-9 / I · 17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佩恩先生 / [智] 罗贝托·波拉尼奥
(Roberto Bolano) 著；朱景冬译.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Monsieur Pain
ISBN 978-7-208-15628-9

I. ①佩… II. ①罗…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智
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0839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献给卡洛琳娜·洛佩斯

P. 死的念头使你苦恼吗？

V. (非常快地) 不——不！

P. 你对这种预见感到高兴吗？

V. 如果我醒着我会喜欢死亡，可现在这无关紧要。

催眠状况与死亡那么相近，这使我感到满足。

P. 我希望你能解释明白，凡柯克先生。

V. 我很乐意解释，但我感觉到我力所不能及。你的问题提得不恰当。

P. 那我应该问些什么？

V. 你必须从起点开始。

P. 起点！可哪儿是起点？

——爱伦·坡《催眠启示录》^[1]

[1] 此处译文引用自《爱伦·坡集》，曹明伦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译注，下同

目 录

作者手记	I
佩恩先生	3
声音的尾声：大象之路	163

作者手记

多年前，1981年或1982年，我写了《佩恩先生》。它的命运不同平常，且有点冒险。它以《大象之路》为题获得西班牙托莱多市政府授予的费利克斯·乌鲁瓦延中篇小说奖。在此前不久，它以另一个名字在另一次省级比赛中获得提名。前者获得30万比塞塔。后者，我想我记得，获得大约12万比塞塔。我的书在托莱多出版，并让我担任下一次比赛的评委。在另一个省首府，我被人们忘得比我后来忘记他们还快。我一直不知道那本书是否出版了。这些情况，我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的一篇小说里都讲述了。^[1]时间，是十足的幽默家，后来它让我得到一些重要奖项。但

[1] 指《圣西尼》。

是任何一项奖也不如我在西班牙各地获得的奖重要，那是一头红皮毛水牛为生存而必须外出捕食而获的奖。我作为一个作家，从来也不像那时感到那么骄傲和不幸。关于《佩恩先生》，我可以再说一点。我讲述的一切，都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巴列霍的呃逆，轧死居里的那辆马车，居里和催眠术的某些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最后一项工作或最后的某项工作，没有好好为巴列霍看病的那些医生。佩恩本人是真实存在的。若尔热特在她那充满激情、痛苦、无助的回忆录的某一页上提到了他。

罗贝托·波拉尼奥

1999年

佩恩先生

1938年，巴黎

4月6日，星期三，傍晚，当我准备离开我的房间时，我接到我的年轻朋友雷诺夫人的电话，她要求我在当天傍晚赶紧到波尔多咖啡馆去。咖啡馆在里沃利街上，离我的寓所不太远，如果我快一点，一个小时后可以准时赶到。

我刚开始讲的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异常征兆立刻出现了：在下楼梯至三楼时，我和两个男人相遇，他们讲西班牙语，我不懂的一种语言，他们穿着深色的长外套，戴着宽檐帽，由于身处我下方的台阶，帽檐遮住了他们的面孔。由于楼梯通常处在半明半暗之中，而我走路的时候也没有声响，所以直到仅相距三级台阶时，他们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于是他们不再说话，但他们并没让到一边让我继续下楼梯（楼梯两人走，

相当宽绰，三人走则不然），而是相对而视了片刻。这一片刻却好似永无止境一般（我必须强调，我当时站在比他们高几级台阶的地方）。之后，他们极为缓慢地把目光放在了我身上。他们是警察，我想，只有警察才保持那种看人的方式，这是在阴暗的森林里捕猎的先祖遗留下来的东西。随后我想起来，他们讲西班牙语，因此他们不可能是警察，至少不可能是法国警察。我想，他们接下来会对我讲那些迷路的外国人讲的半吊子式的外语，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以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方式向旁边一躲，靠在了他的同伴肩上，那种姿势肯定让两个人感到不舒服。这个动作使我能够在打了一个得不到回应的简短招呼后继续下楼梯。出于好奇，我在走到一楼的平台后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待在那里，我发誓，他们还站在原先的台阶上，上一层楼梯平台处悬挂的一枚灯泡投下微弱的光亮，让人委实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让我通过时的那种姿势。仿佛时间停止了，我想。走到街上后，从天而降的雨水使我忘记了这件事情。

雷诺夫人靠墙坐在餐厅的最里面，后背像往常那样挺得很直。她看上去很焦急，尽管见到我时她的面部放松下来，仿佛突然的松懈正是她表达已认出我来并在等我的明确方式。

“我想请你去看看一位朋友的丈夫。”我刚刚在她对面坐下来，她便脱口而出。我面对一堵墙上的大镜子，镜子让我几乎将餐厅里的一切一览无余。

我想起了不久前死去的她年轻的丈夫的面孔，天晓得我怎会有如此怪异的联想。

“皮埃尔，”她强调着每个字，“现在急需你从专业的角度去看看我好友的丈夫。”

我想先点一杯薄荷酒，然后再问她，那位先生患的是什么病……

“巴列霍。”雷诺夫人说，接着又同样简洁地说：“打嗝。”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张貌似已故雷诺先生的面孔会闪现于那几个在离我们一两张桌远的地方喝酒和闲谈的人身上。

“打嗝？”我面带但愿是礼貌的苦笑，问。

“他快死了。”我的对话者冲动地说，“谁也不知

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你得救他，这不是一个玩笑。”

“我担心，”当她通过大窗户望着里沃利街上流动的行人时，我低声说，“如果你不特别清楚地说明的话……”

“我不是医生，皮埃尔，对这些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很清楚，这是我的不幸，我一直想当护士。”她那双蓝眼睛愤怒地眨了几下。其实，雷诺夫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实际上，她没有进行过任何学习），但这并不妨碍我认为她是一位聪慧的女性。

她微露愠怒的表情，垂下了睫毛，以一种背诵的语调补充说：

“从3月底开始，巴列霍先生就住院了。医生们依然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但是他确实快死了。昨天，他开始打嗝……”她停了片刻，巡视着街上的人群，仿佛想寻找什么人。“就是说，他昨天开始不停地打嗝，谁也没有办法减轻他这个症状。正如你所知，这样打嗝下去是会要人命的。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高烧还一直不下40度。巴列霍夫人我多年前就认识，今天早晨她给我打了个电话。她独自一人，除了她丈夫的那些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南美人），没有任何人帮助

她。在她对我说明她的处境时，我想到了你，当然我没有对她保证什么。”

“对于你的信任我感到荣幸。”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信任你。”她立刻回答。

我想，信任是爱情的第一个条件。

我觉得没有把握。她的眼睛显得干涩（怎么能不干涩呢？），仿佛在慢慢地打量我的西服上衣的垫肩。

“医生们没做过的事情，你可以通过针刺疗法做。”

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轻轻地打了个寒战；一瞬间，我觉得雷诺夫人的手指是透明的。

“相信我吧，你是唯一能够挽救我朋友丈夫的人，不过我们必须快一点，如果你答应的话，明天你就去看看巴列霍。”

“当然，我不能拒绝。”我说，没敢看她。

她的叫喊引起了临近几张桌的人的注意：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啊，皮埃尔，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我打断了她的话，一面望着镜子里我那羞红的、也许是洋溢幸福的面孔，以及服务员的身影，他在跟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说话，那

两个人又高又瘦，面孔憔悴，站在收款台旁边，好像正在为某种消费付款，或者在向服务员吐露什么秘密。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需要跟若尔热特，跟巴列霍夫人谈谈，”她说，“并为明天的会面敲定一个尽早的时间。”

“我非常赞同。让我越早了解你朋友丈夫的病情会越好。”我十分肯定地说。

服务员和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转过头来看我们。那两个面色特别苍白的陌生人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表示同意。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两个人是某种怜悯的化身。我怀疑雷诺夫人认识他们。

“他们在注意我们。”

“谁？”

“那边，在收款台旁边，你偷偷地看看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我觉得他们像一对天使。你不这么认为吗？”

“别说蠢话，我求求你，天使都很年轻，而且有粉红色的皮肤。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像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或者是从地下室里出来的。”

“尽管他们可能只是疲惫的或者生病的办事员。”

“的确。你认识他们吗？”

“不，当然不认识。”她回答，眼睛盯着我的领带上的别针。

我感觉她好像变小了。

虽然我尽力了，雷诺夫人的丈夫还是在六个月前死去了，年仅二十四岁。准确地说是在其夫过世的一个星期前，雷诺夫人带着我们共同的朋友里韦特老先生的一封简短的介绍信来到我家，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医生们早就宣布雷诺无法医治了，很明显，只有年轻的雷诺夫人还在绝望中盼望着丈夫能够康复。我不顾我的习惯，也不顾疲劳，答应了她的请求。就在那一天，我去看了躺在萨尔皮特里埃医院临终病床上的雷诺先生。那家医院有不少医生很尊敬我，有时会请我用我基本的针刺疗法协助他们进行各种治疗。

雷诺先生肤色黝黑，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睛，据说是一个南方人。他很巧妙地假装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